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 中國近代史四講

左舜生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左舜生著

中國近代史四講

## 序

這部書是我近九年來在香港兩處大專級學校講中國近代史的一種講義。

普通講中國近代史的，大率從鴉片戰爭講起，迄民國以來爲止。我覺得這一段時間雖不算太長，而必須詳細講明的大事太多；學校對這門功課的規定，授課時間共爲兩個學期，少者每週兩節，多者三節，每節僅四十五至五十分鐘不等；而香港的學校除例假外，又有公共假期及各種紀念或慶祝的放假，因此，爲學生們上課的時間實在不夠。

假定我們把這一百多年間的大事，依先後次序逐一的講下去，這會近於一篇流水賬，看來應有盡有，實際按之無物，可能引不起聽者的興趣，講者的責任感也未免過於輕鬆。

我曾這樣的想過，也會在大陸的復旦大學和中央政校這樣的嘗試過：如果要把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其勢必須對西力東漸的經過也要有所說明。要把太平天國十五年的歷史講得生動活潑，使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便必須對曾、胡、左、李以及洪、楊、石、李這班人的行事說得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其成敗得失之故，也能使聽者心領神會。此外，還要把與太平天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國一幕有關的檢亂經過，附帶的加以敘述。更進一步，自同治初年迄中日甲午戰前約三十年間的「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其弱點正是召致甲申中法、甲午中日兩役失敗的原因，同時也就是後來政治和文教改革運動的前奏，確實非常重要，也非使學生們知道一個大概不可。不過要這樣講，單只這一史程的前段，就花上一學年的時間也不見得怎樣充裕，這當然不是現在的大學課程所許可的。

我因為深切感到這種困難，近年在香港乃只講「甲午戰爭」、「戊戌維新」、「庚子拳變」以及「辛亥革命」這四大段。我所持的理由如下：第一、中國真正的政治和文教改革運動，確實是甲午戰後才逐漸起來的。第二、儘管我的講稿主題僅從甲午開始，但要追溯這四件大事的根源，則自江寧條約訂立以來的若干事實，仍不能不有所涉及，這不僅我在口頭上的講述如此，即在這部講義文字表現也是如此。第三、現在各大學的必修科，另有中國通史，通史的講法如何我不大清楚，但我相信自五口通商迄甲午戰敗的經過，也一定會要講到，因此，像我這樣一種的講法，對聽講的人也不見得會有甚麼不能連貫之處。

至於進入中華民國的這半個世紀，當然可以劃入現代史的範圍，應由各大學另開課程講授，不過目前卻不容易講得好就是了。最多在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為止，還可理出一個眉目，過此以往，則事實繁複，是非顛倒，恩怨尚存，主觀難免。比較可靠的史料還有待於繼續出現；搜集整理

這類史料的機構，還有待於擴大充實；這決不是憑少數私人的力量所能勝任愉快的。一個理想的中華民國國史館，必須超出於一切黨派與政治力量之外，讓一部分的純粹學人專力圖之；研究編寫的機構，也必須集合若干志同道合又確有研究的朋友們來分工合作；否則決不會有一部真正可靠的信史出現，即有也不過一種無聊的宣傳品而已，如何能信今傳後？當前的現象，不僅國家已陷於存亡絕續之交，即國史也有中斷的危險，這確實是有心人最感到怵目驚心的一件大事。

我這部簡陋的講義是一面編寫，一面發表，發給學生們作爲他們聽講後整理筆記的參考用的；其目的在使他們知道清代之所亡，與民國之所以興，而禍根所伏，已貽害及於今日。每月約寫一萬字，前後延續了兩年半的時間，寫完後加以訂正補充，又花去工夫不少，但限於學力，所鑑別的史料不一定正確，錯誤及敘述不妥之處一定很多，我惟有希望對這方面有專精研究的朋友們，不吝給我以嚴格的指正，這確實是我衷心所期待的。

友聯出版社給我印行這部書的機會，我也必須在這裏表示深切的謝意。

左 舜 生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時在香港。



手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時年七十有三。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馬關議和會場春帆樓上  
(與伊藤對坐者為李，伊藤側為陸奧宗光)



# 中國近代史四講目次

序

## 第一講 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引 端……………（一）

一、中日締結修好通商條約……………（七）

二、日本侵我台灣……………（九）

三、日本滅我琉球……………（一三）

四、中日兩國在朝鮮的角逐……………（一五）

A. 同光時代的朝鮮政治背景……………（一五）

B. 中日在朝鮮鬭爭的開始……………（一八）

C. 光緒八年的大院君之亂……………（二二）

D. 光緒十年的金玉均等之亂……………（二五）

E. 光緒十一年的天津條約……………（二七）

F. 天津條約訂立後的十年間……………（三〇）

五、中日實戰經過……………(三四)

A. 東學黨是怎樣一種組織？……………(三四)

B. 中日同時出兵……………(三六)

C. 日本要求改革朝鮮內政……………(三八)

D. 各國調停無效，日本斷然挑釁……………(四〇)

E. 豐島海戰與成歡陸戰……………(四二)

F. 平壤之戰——一天……………(四四)

G. 黃海海戰——半天……………(四六)

H. 日軍侵我遼東……………(四八)

I. 山東之戰與海軍殲滅……………(五二)

六、馬關和約與三國干涉……………(五五)

A. 日本態度咄咄逼人……………(五五)

B. 李鴻章被刺與和約簽字……………(五七)

C. 日本對俄法德三國屈服……………(六一)

七、台灣人民反對割台，朝鮮更趨淒涼……………(六四)

A. 十天的「台灣民主國」……………(六四)

B. 劉永福苦撐四個月……………(六六)

C. 中日戰後的朝鮮	(六八)
附錄：中日馬關條約原文	(七二)

## 第二講 戊戌維新（一八九八）

引 端	(七七)
一、維新由內外交逼而成	(七九)
二、維新運動的幾個領導人物	(八五)
A. 康有為	(八五)
B. 梁啟超	(一〇三)
C. 譚嗣同、黃遵憲、嚴復	(一一六)
三、所謂「百日維新」	(一三四)
A. 因膠警康第五次上書	(一三四)
B. 總署談話與保國會發起	(一三九)
C. 定國是詔書與康有為召見	(一四五)
D. 變法內容與政變準備	(一五一)

四、「政變」爆發與康梁出走……………	(一五六)
A. 利用袁世凱反爲袁所利用……………	(一五六)
B. 六君子被殺康梁爲英日所救……………	(一六六)
附錄：戊戌政變得罪人物此略……………	(一七一)

### 第三講 庚子拳變（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引    端……………	(一七五)
一、義和拳的起源及其發展……………	(一七七)
二、天津北京的陷落……………	(一八五)
三、辛丑和約的簽訂……………	(一九六)
四、因拳變引起的三件大事……………	(二一一)
A. 東南互保……………	(二一二)
B. 俄國佔我東北……………	(二一五)
C. 唐才常等的「自立軍」……………	(二二二)

五、慈禧出亡與回京經過·····	(二二八)
六、拳變後的滬漢改革·····	(二三四)
附錄：辛丑和約原文(附件略)·····	(二四一)

## 第四講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

引 端·····	(二四九)
一、促成革命的五大原因·····	(二五三)
A. 滿漢種族的裂痕·····	(二五三)
B. 清季政治腐敗·····	(二五六)
C. 外力加強壓迫·····	(二六〇)
D. 偽立憲的失敗·····	(二六四)
E. 新興勢力的抬頭·····	(二六七)
二、從興中會到同盟會·····	(二七〇)
A. 興中會發起迄倫敦被難·····	(二七一)

B.	留日活動與惠州革命	(二七七)
C.	同盟會醞釀時期	(二八二)
<b>三、同盟會成立經過及其活動</b>		
A.	同盟會的組織與「民報」出版	(二九一)
B.	同盟會的活躍時期	(二九九)
C.	最感人的黃花崗一役	(三一五)
<b>四、大革命爆發於長江中部武昌</b>		
A.	同盟會的中部總會	(三二六)
B.	湖北的革命組織	(三二九)
C.	鐵路國有風潮與武昌戒備	(三三六)
D.	武昌與香港上海的聯系	(三三八)
<b>五、武昌首義當時的實況</b>		
A.	預定八月十八起義的挫折	(三四二)
B.	再接再厲，仍按原定計劃實施	(三四五)
C.	攻佔督署與瑞澂張彪的逃亡	(三四七)
D.	外交應付與財政概況	(三五〇)
E.	擁黎得多於失	(三五一)

F. 數

六、各省

七、清廷

A. 書

B. 書

八、南京

A. 題

B. 題

C. 題

D. 題

九、清帝

A. 書

B. 書

C. 書

十、臨時

附錄：中

## 第一講 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 引 端

中國近六十餘年間的一切動亂，可以說完全自甲午中日一戰開始（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第一、在這一一次的戰爭以前，中國對外雖已經過屢次的挫敗，但所遭遇的威脅或損害，乃來自英、法、俄這些比較強大的國家，我們承認自己的實力本來遠不如人，心理上已自認輸，所以雖經失敗，而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並不太大，因而也引不起國家須加以徹底改革的反省。對日本不然：我們總覺得日本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甚深，從來沒有放棄自大的傳統觀念；在甲午以前，中國僅有極



少數人知道日本早已效法西洋，在政治、軍事、文教、經濟各方面，會大加改革，且已具備一現代國家的基礎，但大多數人卻依然異常茫昧，認日本決非英法等國之比，斷不足與中國爲敵。可是一經雙方以武力接觸以後，那曾經煊赫一時的淮軍湘軍，固然是不堪一擊，即經李鴻章所新建的北洋海軍，也幾乎是片甲不回，這確實是從精神上給予中國人一次猛烈的打擊，於是乎中國才漸漸了解：要效法西洋，單單把重點擺在軍事方面，依然不能有效，因而政治改革的要求才一天天的迫切起來。無論是康梁一派的維新運動也罷，孫黃一派的革命運動也罷，都是經過這一次戰爭以後，才同時的正式起來。自乙未馬關條約訂立以後，僅經過十六年以上的時間（一八九五——一九一二），清室即抵於亡，其間經過的種種事實，所表現動盪、緊張、複雜的一切景象，確實使我們一個研究歷史的人眉飛色舞，而民族活力的充沛，也確是使我們自豪！

第二、不單是「新政」的呼聲係從中日一戰以後開始，即「新學」的要求也是在這一戰以後才逐漸的趨於積極。原來所謂「西學」的輸入中土，遠在明末清初即已萌芽，舉例言之，如艾儒略（意大利人）的「職方外紀」，「西學發凡」；傅汎齋（葡萄牙人）的「名理探」；利瑪竇（意大利人）的「乾坤體義」，「幾何學原本」，「勾股義」，「測量法義」；湯若望（日耳曼人）的「曆法西傳」，「新法表異」；南懷仁（比利時人）的「新製靈台儀象誌」，「康熙永年曆法」等，均極有名。不過其範圍大抵限於天算，輿地，而這班教士其所以從事這類學術的介紹，也僅僅只作爲他

們傳教的一種方便，使得他們有機會可以接近中國的政府和學人，以免遭受排斥。可是等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即一七二三到一七三五年的雍正時代，他們的傳教事業既已遭遇打擊，因而他們這種學術的介紹工作，也就歸於停頓。乾隆朝開四庫全書館（一七七三），這類西學書籍見於著錄者雖有四十一家，但當時充四庫館總纂官的紀曉嵐（昀），他便不相信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和南懷仁的「坤輿圖說」，以爲不通如中土瑤台閼苑，大抵寄托之辭；著有「二十二史劄記」的趙甌北（翼），他說俄羅斯北有準葛爾大國，以銅爲城，方二百里；著有「疇人傳」的阮芸臺（元），他也不信對足抵行之說。（以上三例參看康有爲戊戌保國會演說辭）這可看出這一時期的所謂「西學」，即對當時著名的學人也影響甚微，其與一般民衆絲毫不生關係，自然更不用說。

至於第二度引起中國人對「西學」的注意，這是經過兩度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以後的事。這一時期，如北京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成立於一八六一年，即咸豐十年的十二月），同文館（成立於一八六七年，即同治六年的正月），天津的水師學堂，上海的製造局，福州的船政局以及若干外人所設的學會醫院等等，莫不從事西書的翻譯。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二年，著有「西學書目表」三卷；上卷爲西學諸書，其目爲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中卷爲西政諸書，其目爲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爲雜類之書，其目爲遊記、報章、格致；合計總數約在三百種左右。

此外如前兩所舉明末清初文、利、湯、南等人的著作，還有數十種，則列入附卷。大致在同治初年以迄光緒二十年以前，中國人高談「西學」的，除掉極少數通西文可以直接讀西書原本者外，其餘的人便都靠這類的譯本，以滿足他們嚮往「西學」的欲望，可是就連這種人也還是少到如鳳毛麟角。

自從經過了中日一戰，這種情形便完全起了變化：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感到國家的積弱，必須力圖補救，一方面也覺得日本效法西洋已經收到了富強的實效，乃不勝其豔羨，於是對於新知的追求已趨於白熱，而對八股文試帖詩乃至科舉制度，也引起了十分的厭惡。黃公度（遵憲）著的一部「日本國志」，本來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已經脫稿，可是在當時並沒有印行，僅僅抄寫了四份，除自己保留一份外，其餘三份則以一份送總理衙門，一份送李鴻章，一份送張之洞，這可以使我們想像當時一般國人對於日本從事改革的經過實在所知太少，無怪當時一般士大夫依然充滿虛僞之氣，而發為主戰拒和的種種高調。一直要等到慘敗成爲事實，然後這部「日本國志」才引起國人的注目，而黃公度其人爲明瞭外情的先知先覺，也才爲國人所公認了。嚴又陵（復）譯赫胥黎「天演論」，也是中日戰爭以後的事，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二年讀過他的譯稿，他自己寫的一篇序在二十二年的九月，吳汝綸爲他寫的一篇則在二十四年的四月，大概正式印行也在戊戌以後了。繼此以後，嚴氏更譯有亞丹斯密「原富」，甄克思「社會通詮」，穆勒「羣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羣學肄言」，耶方斯「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多種，大抵成書都在中日

戰後的十年以內，其足以予中國學術界一種新的刺激，自不待言；而馬眉叔（建忠）根據西洋文法書以通中國文法的一部「馬氏文通」，也成於光緒二十四年，這大致也還是中國人前此不曾有過的一種學問。至於以後留學生一天天加多，印刷機構與印刷技術一天天擴大與進步，然後中外學術的溝通，才漸漸的走上正軌。

第三、就列強侵略中國的事實來看，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中國雖因鴉片戰爭於一九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與英國訂有「江寧條約」，但經過十六年（一八五八，咸豐八年）才與英法兩國分別訂立「天津條約」，又經過二十七年（一八八五，光緒十一年）然後才與法國訂立越南條約，可見他們侵略的進度還相當和緩，即賠款的數字也還不算太大。關於土地的侵佔，則除帝俄於中國北邊隨時有若干巧取豪奪以外，在東南沿海奧區，僅於「江寧條約」割讓了香港，（澳門於明嘉靖間已事實上為葡人佔領，姑置勿論。）其餘則尚無恙。因此，中國的國際地位還能勉強保持，至少沒有感到隨時有被人瓜分的危險；至於戰前所負的外債，總共不過六百八十四萬餘鎊，對中國的財政也還不感到如何的威脅。經過甲午一戰以後，情況乃完全不同：俄德法三國以壓迫日本退還遼東與中國之故，羣起向我要求報酬：俄既強租旅順大連，又以華俄道勝銀行東清鐵路等關係，囊括滿洲大部分權利，蒙古也被視為己物。德國藉口曹州教案，德教士兩名被殺，乃以海軍強佔膠州灣，要求九十九年的租借權，且擴奪山東全省的路礦權利。法國以安南的地位關係，所注意者在雲南兩

廣，見俄德既各有所得，也要求廣州灣九十九年的租借權，同時要求雲南兩廣不得割讓他國。英國對於遠東的侵略，素來是態度極其沉着，手腕極其敏活，她看見俄德在北方發展，法人在南方經營，乃一面租借威海衛以抗俄人，同時分德人在山東之勢；一面又要求租借九龍以抵制法人，並且要求揚子江沿岸各省不得租借或割讓與他國。至於日本，則除根據「馬關條約」割了台灣以外，因見西方列強在中國各有勢力範圍的指定，她也就要求福建應該歸入她的範圍。當時在名義上好像一無所得的要算是美國，但她的態度更聰明，乃純從經濟利益上着想，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由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提出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實際發動的還是英國），非正式的徵得列強同意。這一政策雖使中國倖免於瓜分，但各國對華經濟侵略的競爭，卻更趨於激烈。

至於說到中日戰後所負的外債，更是令人吃驚：戰時兵費一項已所耗不貲，戰敗賠款二萬萬兩，贖還又三千萬兩，窮無復之，惟有向外國借債之一法。計自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到二十四年，外債總額已突飛猛進，增加到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五千鎊，更加利息二千五百一十八萬五千兩，蓋已十倍於戰前。又馬關條約允許外人在各通商口岸設廠製造，於是外人得運用其雄厚的資本，支付低微的工資，廉價的原料，打入中國的堂奧，以與中國幼稚的實業界競爭，中國的實業難有發展的希望，自更不用說。

以上各點還是就中國直接受到的損害立論，試進一步觀察：則因中日一戰的影響，乃引出了戊

戊維新；戊戌維新的反動則爲庚子拳變；因有庚子的拳變，乃演出帝俄以重兵蹙踞我整個的東北，因而給予日本一個報復還遼一役的機會，於是乃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發生。中日戰爭加速了中國的革命，日俄戰爭更加速了俄國的革命。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在中日戰爭以後，僅經過十六年以上的時間，滿清即已歸於滅亡；在日俄戰爭以後，更只經過一十二年，羅曼諾夫王朝，便已傾覆。尤其在俄國革命以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還比較的趨於緩和，惟有日俄兩國，則一個明爭，一個暗鬪，更一步不肯放鬆，其間更經一度八年的對日抗戰，一個第二號的紅色大帝國，便已在亞洲產生。上面這些大事，可以說是一貫相生，其因果關係，至爲明顯，追本窮源，幾乎無一不發端於甲午一戰啊！

## 一 中日締結修好通商條約

自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江寧條約（普通稱南京條約）訂立以後，中國海禁大開，西洋各國先後與中國立約互市，日本則遲到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始由長崎奉行（日本官名）遣人附荷蘭船到上海，以荷蘭領事介紹，見我蘇松太道吳煦，請如西洋無約各小國例，專在上海一埠貿易，

中國通商大臣薛煥許之。這算是近代日本正式與中國通商的開始，比之西洋各國蓋已落後二十年，然而已經是一百年前的往事了。時太平天國已近尾聲，但李秀成仍在苦苦掙扎，上海亦正在緊張狀態中。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改由英國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rs）代請，許日本商民自報我海關納稅。是年會國荃攻破南京。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日明治元年），英領事又爲日本請照料其游歷過境的官紳，日本商民也自請憑護照入中國內地經商游學。

以上都是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的事。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日明治三年），時值日本維新伊始，雅有開國進取之意，乃遣其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及權少丞花房義質等（大丞少丞均日本官名，權是署理的意思），帶着他們外務府的書信到天津，謁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通商大臣成林，請通商立約，書辭恭順委婉。鴻章、成林上其書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署，亦稱譯署或總理衙門），總署僅許通商，不許立約。柳原固請於鴻章、成林，總署卒允之。

同治十年六月（一八七一，日明治四年七月），日本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爲正使，柳原前光爲副使，來議約。中國則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江蘇臬司應寶時，津海關道陳欽爲幫辦，與之議於天

津。先是柳原去年之來，原已交出日方所擬約稿一份，此次乃另提新稿，欲一切如西洋各國例，稿章嚴辭拒絕。經過月餘的磋商，始於是年的七月底（公曆九月十三日）簽訂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並附以中國和日本的海關稅則，其不同於西約的地方，爲不准日本商人運貨入內地，並不准入內地購買土貨。日本意雖不滿，但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日明治六年），其外務卿副島種臣來華，卒於是年四月初四（公曆四月三十日）於天津完成換約的手續。

此次副島種臣之來，仍以柳原前光爲副，攜帶海陸軍將領多人，並以美人李仙得（Legendre）充顧問；換約僅其附帶目的之一，其主要使命，乃在前往北京，以賀同治帝親政爲名，以頭等使節資格，單獨覲見同治帝，面呈國書；並與總理衙門接觸，以窺探中國虛實，爲侵略琉球、台灣、朝鮮預佔地步。其結果則一切企圖均告達成，此實中日兩國關係漸趨複雜的關鍵。

## 二 日本侵我台灣

先是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日明治四年），有琉球人六十六名，遭颶風漂到台灣，其中五十四名，爲牡丹社生番所殺，日本鹿兒島知事以事實告其政府。十一年三月，又有日本小田縣民四人，



也漂到台灣遇害，於是日本大譁。十三年副島種臣在北京，會遣柳原前光到總理衙門，告台灣生番殺害琉民及日人事，並質問生番熟番經界如何。我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回答：「生番殺害琉民事，我們已知道，殺害貴國人，則還沒有聽說。但台灣琉球均我屬土，屬土人民自相殺害，其裁決之權在我，我國撫恤琉民，自有一定辦法，與貴國有何相干而煩代為過問呢？」柳原因大爭琉球為日本版圖，又陳述小田縣民被害情形甚悉，並且說：「貴國已知道要撫恤琉人，為什麼不懲辦台番呢？」毛董回答：「殺人的都是生番，只好置之化外，日本的蝦夷，美國的紅番，都不服王化，這也是各國常有的事。」柳原說：「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卻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的關係，特先來奉告。」毛董更推托說：「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當時毛董這班人其所以有這種不負責任的話，一方面固由於無識，一方面也是因為經過了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兩役，創巨痛深，對於外人總是抱一種息事寧人的態度，不敢惹是生非，豈僅毛董輩如此，即李鴻章亦何獨不然？可是日本方面聽了這番話，卻做了他們出兵侵略台灣的把柄。

同治十三年三月（一八七四，日明治七年四月），日本在長崎設番地事務局，以大藏卿大隈重信為總理，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都督，美人李仙得為參謀，以戰船兩艘，並租英美兩國船，載陸軍三千六百人發品川，會於長崎。但英美均嚴守中立，不願牽入漩渦，美國且令其駐廈門領事逮捕李仙得。於是日本政府止軍行，而從道不受命，其內閣亦只好聽之，乃將英美船解雇，將李仙得送還

東京，另購英美輪船，首載千六百人赴台，於五月初二（公曆六月十五）泊社寮澳。登陸後，熟番迎降，而生番時出狙擊，或憑險力拒，頗有殺傷。時日兵已增至三千人，雖以此爲苦，但從道仍退龜山，建都督府，設病院，修橋梁，闢荒蕪，爲屯田久駐之計。於是中國海疆戒嚴，徵發號召，絡繹於道，且一面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欽差，督福建水師赴台觀動靜；一面令福建藩司潘蔚，台灣道夏獻綸往就從道議和。潘夏以六月初一（公曆七月十四日）抵琅嶼灣，次日登岸，與從道開始商談，雙方爭執甚烈，延至初七日，得結論三點：一、中國償日本兵費；二、中國嚴馭台番，令日本漂民無權損害；三、立約後日兵撤出台灣。

這個時候駐紮龜山的日兵，以暑雨疾病，死亡甚多，情形異常狼狽；而閩撫王凱泰將兵二萬五千人又將次渡台；於是日政府深感困惑，乃以其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來議，李仙得與借，以七月（公曆八月）抵北京，與我總署辯番界，兩月不決。大久保宣言歸國肆要挾，暗中卻託英公使威妥瑪（Sir Thomas Wade）出任調停，要求償軍費三百萬元。時軍機大臣文祥，巡視台灣大臣沈葆楨，均竭力反對。葆楨在一封奏摺上說：

「……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退，而謠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儻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進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寬其稱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儻妄肆要挾，願堅持定見，力爲拒卻。……」

他還有一封寫給李鴻章的信也說：

「……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範圍，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

葆楨這種說法，確實是道着日人那種外強中乾的心理的。可惜當時的總署不能堅持，卒於九月十一日（公曆十月廿日）與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三款，且無形中將琉球斷送，這種畏難苟安的精神是影響後來的中日外交很大的，條約的原文如下：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指出兵台灣），原爲保民義舉，清國不指爲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許給以撫恤銀十萬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四十萬兩。

三、所有此次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注銷，作爲罷論。至該處生番，清國自宜妥爲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至受害。

既認日本此次爲琉民被害出兵爲保民義舉，則是在事實上已認琉球爲日本的屬國；既償費五十萬兩，則是日本已顯爲戰勝國無疑；清廷對日外交的第一步即鑄此大錯，無怪西鄉從道率兵返國。儼然以凱旋的方式出之，日人得此鼓勵，於是得步進步，乃有滅琉球，侵朝鮮的事實發生。

### 三 日本滅我琉球

琉球爲日本鹿兒島縣與台灣間的一串小島，大小凡三十餘，日本今名曰冲繩縣。往日琉球國之地原分三部：北部總稱大島（今屬鹿兒縣），南部總稱先島，其中部稱冲繩島。以其地如虬龍流動之狀，故漢人稱流虬。琉球之名，則係明洪武年間爲中國所賜云。

琉球自上古天孫氏開國，二十五傳爲權臣利勇所滅。時有浦添按司名尊敦者，起兵誅利勇，諸按司遂推尊敦爲君，是曰舜天王。先是有日本人名源爲朝者，遭日本保元之亂，竄伊豆大島，後又浮海到琉球，娶大里按司之妹生尊敦，可見舜天王確與日本人的血統有關。可是舜天王再傳至其孫義本王，乃禪於英祖，英祖則仍舊爲天孫氏苗裔，與日本人並無關係。由英祖三傳至其曾孫玉成王，國人不服，國分爲三，大里按司稱山南王，歸仁按司稱山北王，而玉城則稱中山王。玉城卒，子西威立；西威卒，國人廢其嗣子，立浦添按司察度。這個時候，正當明太祖初定中原，因遣行人楊載奉表招琉球王臣服，於是洪武五年（一三七二），琉球乃遣使至明稱臣，貢獻方物，從此奉明正朔，按歲朝貢不缺。至明永樂間，巴志王統一山北山南，明帝乃賜王姓尙。入清以後，琉球仍世

受清朝封冊，恭順異常。

可是明朝的萬曆年間，琉球已與日本發生糾葛。先是巴志王時，琉球嘗獻方物於日本將軍義持；明正統年間，將軍義教，乃命琉球爲薩摩守護島津氏之附庸，自是琉球通使聘於島津氏無虛歲。明萬曆間，日本豐臣秀吉侵朝鮮，令琉球王尙寧供軍糧，尙寧輸其半，又借金於島津氏以補其不足而不還。及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島津家久奉德川氏意招之，不來，乃遣樺山久高將兵伐之，先取大島，德之島，進兵至運天港，海陸並進，諸城皆潰，尙寧不得已請降。久高虜之至，家久乃引尙寧謁德川氏，德川氏以禮待尙寧，送之歸國，命其永隸島津氏。自此以後，琉球在事實上已成了——一個中日兩國的屬邦了。

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日明治四年），有台灣生番殺琉球難民的事件發生，日本乃一面於明治五年（同治十一年）對琉球行果決處分，以琉球爲藩，封尙寧十三世孫尙泰爲藩，並派外交官四人代其辦理外交事務，同時照會各國公使，申明琉球已屬於日；一面則遣其外務卿副島種臣以賀同治帝親政爲名，來中國窺探虛實，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日明治七年），因藉口生番事件，出兵侵我台灣。中國與之訂約，既明認日本出兵爲「保民義舉」，於是日本乃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日明治八年）阻止琉球向中國朝貢，並命其改用明治年號。其時琉球王尙泰遣紫巾官向德宏赴福建，哀求閩浙總督何璟代向中國政府乞援。延至光緒三年五月，政府仍無絲毫辦法，僅以一紙上諭

令向等統行回國，毋庸在閩守候。到光緒五年四月（一八七九，日明治十二年五月），日本乃以決然的態度，吞併琉球，改爲沖繩縣，並迫尙泰遷往東京。此後中日兩國雖以此事爭論數年，李鴻章且曾請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從中調解，但於事實仍無所補救。

以上三段，第一段述中日締結修好通商條約的經過，次述日本侵我台灣，次述日本滅我琉球。現在進一步敘述：

#### 四 中日兩國在朝鮮的角逐

朝鮮問題爲引起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原因，吾人欲敘述戰前中日兩國在朝鮮角逐的經過，其情況相當複雜，時間亦頗悠久，爲理清眉目，不能不更分下列的六個子目：

##### （A）同光時代的朝鮮政治背景

首先我們對於自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至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這三十年左右朝鮮的國情不

能不有相當的了解。

原來日本吞滅朝鮮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日明治四十三年），其時朝鮮的皇帝名叫李坫，由此上溯，李坫的父親名叫李熙，當李熙爲朝鮮王時，尚在童年，於是由他的生父興宣君李昰應執政，號大院君，其時正是中國的同治三年。大院君這個人，「好弄術智而不知大體，喜生事而無一定的計劃，性殘酷驕慢而內存多猜」（用梁啟超批評他的話），加以頭腦頑固，一味守舊，對於世界的行情，可以說全不了解，那種盲目的排外精神，也與中國的慈禧太后不相上下。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與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法美兩國先後侵犯朝鮮，均未得逞，於是大院君覺得西洋各國技止此耳，其驕傲乃更不可一世。大院君這種排外精神與仇教精神合而爲一，所以在他秉政的時期，外國宣教師與朝鮮的信徒被殺者，殆不下十餘萬人。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日本明治元年），即大院君執政的第五年，日本的明治天皇初即位，遣對馬守宗重正使朝鮮，告以日本已經開始維新，朝鮮人看見日本的誓書中有皇帝字樣，拒絕不受。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日明治二年），日本更遣外務權大錄佐田伯茅，少錄森山茂（大錄少錄均日本官名）爲赴朝鮮交涉使，朝鮮依然拒絕。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日明治三年），日本復遣外務少丞吉岡弘毅往，森山茂廣津弘信副之，滯留朝鮮一年有半，並由宗重正寫信，勸朝鮮接見吉岡等，可是仍舊不得要領。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日明治五年），宗重正又使其家臣相良重樹到朝鮮周旋，凡上書於朝鮮政府者二十四次，終不見納。同年日本復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及少錄森山茂率兩軍艦前往，也拒絕如故。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日明治六年），廣津弘信與森山茂復奉命往，結果仍一無所得，只好怏怏而歸。

從上述這些事實，一方面可看出由大院君所代表的朝鮮政府是何等的頑強無禮；一方面也可看出日本始終以朝鮮爲對手，決不肯向中國低頭，其態度又何等的堅定！

日本因爲屢次受到這種侮辱，實在忍無可忍，當明治六年森山茂回去報告以後，日本的廷議乃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征韓，參議西鄉隆盛，副島種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次郎主之，而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爲首領；一派反對征韓，參議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大隈重信，大木喬任主之，而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爲首領；兩方爭執的結果，幸而是反對征韓一派得到勝利，否則日本和朝鮮間的糾紛便早已發生，等不到同治以後了。

大院君的政敵爲國王李熙的妃子閔氏。本來閔妃是大院君的內姪女，其得冊立爲妃，即出大院君之助力。可是妃頗聰明，通書史，尤其喜歡讀「左氏傳」，因而也頗有政權欲望。她因爲要排斥大院君的勢力，乃利用太后趙氏不悅大院君專擅的心理，贊成閔奎鎬，趙寧夏等與大院君的長子載



冕，合謀勸王親政，而諫官崔益鉉更上疏嚴劾大院君，大院君不得已，乃將政權交出。

閔氏既代大院君而興，於是大院君的黨羽，悉被竄逐；而朝鮮的排外政策也爲之一變；遣特使李裕元赴北京，及與日本訂立修好條約，並派人赴日本留學，聘日武官代朝鮮訓練軍隊，便都是這個時候的事。

### (B) 中日在朝鮮鬭爭的開始

先是副島種臣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日明治六年）以換約及賀同治帝親政來中國，除交涉台灣生番事件外，並以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向我國提出質問，總理衙門答以「中國對於朝鮮雖與以冊封，並令其奉中國正朔，可是內治和戰，皆由朝鮮自主，與中國無關。」日本得了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答覆，乃決定以獨立國待遇朝鮮。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的事件既告一段落，其次年爲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日明治八年），九月，日本以軍艦雲揚號侵入朝鮮的江華灣，用小艇溯漢江窺探，炮台守兵發炮阻止，雲揚號乃突近江華島，燬炮台，燒永宗城，殺朝鮮守軍然後退去。次年正月，日本以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參議官井上馨爲副，率陸海軍威脅朝鮮訂約。時大院君頗欲利用此機會以恢復政權，因力斥和議；但中國政府以開戰不必於朝鮮有利，曾予以勸告；諸閔不願